

東遊雜感

[

MG
I266
172

東遊雜感目錄

序

(一) 自北京首途——新民學院學生與五色國旗——日本之行及其感想

(二) 行抵下關——歡送出征軍人——『出征軍人之家』

(三) 日本軍人之精神——賴襄之『元寇論』——日俄戰爭之意義——北條時宗精神之發揚與光大

(四) 行抵名古屋——『日本之拿破崙』誕生之地——豐臣秀吉答



織田信長語——豐臣秀吉駕御羣雄之術

(五) 闕 (郵寄途中遺失)

(六) 富士山——日本之長白山——石川重之，安積信，柴野邦彥
詠富士山詩

(七) 到東京——二重橋前遙拜——萬世一系之天皇——神武天皇
之建國——八紘一宇之精神——昭和天皇即位之詔——小山
松吉之日本國體論——參拜明治神宮與靖國神社——日本之
所以爲日本

(八) 參觀日本士官學校——軍人之生活——完全之簡單與劃一之
整齊——『劍道』之價值——攻擊精神之訓練

(九) 參觀橫須賀軍港——『三笠』與聖將東鄉——軍神西鄉隆盛

——日人不成敗論人

(十) 日本以武士道立國——武士道者何？——孟子所謂『大丈夫』之道——爲臣子之道與國士之道——心之力之道——精神之力之道——男子之道——身心合一；超越死生，入于無我之境之道

(十一) 行抵京都——京都之防空演習——認真爲日本人之一種特性

(十二) 參拜伊勢神宮——日本之傳國神器——鏡，劍，璽之意義——日本爲『神之國』——日本民族爲有信仰心之民族

(十三) 京都爲美術都市，古典都市與歷史都市——扇與畫漆與雕漆

(十四) 參拜桃山御陵——明治天皇之一生——日本人士對明治天皇之崇拜——『一君萬民』與『一國一家』之精神

(十五) 嵐山之遊——嵐山之勝——嵐山之夏

(十六) 到大阪——『水之都』與『煙之都』——『日本之威尼斯』與『東方之孟却斯特』

(十七) 日本之城堡——大阪城之建築——大阪城與豐臣秀吉

(十八) 天王寺——聖德皇太子頌德鐘——佛法與日本人之精神修養——日蓮上人之語——日本之僧侶與日本之國民

(十九) 參觀『鐘紡』淀川支店——企求『世界第一』之精神——

大阪港之輸出入貿易

(二十) 『櫻花之國』與『溫泉之國』——草場廉之櫻花詩

(二十一) 奈良之遊——參拜春日神社——奈良公園之鹿

(二十二) 就歸國之途——瀬戶內海——日本之地中海

(二十三) 過下之關——乃木希典降生之地——陸軍之乃木與海軍之

東鄉——乃木之自殺——乃木神社與乃木故宅

(二十四) 別矣日本，行再相見——噶哩嘛哈『答大明高皇帝問日本

風俗』詩

跋

東遊雜感

朱華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余奉新民學院之命，偕第二期畢業學生東渡觀光。新民報武田南陽先生，屬以途中遊目騁懷，與夫俯察仰觀之所得，以短小之文，雋永之筆，排日寫寄，以爲新民報補白之用。名之曰『東遊雜感』者，以非紀遊之作，凡此行感想所及，心領神會之處，皆拉雜書之，不足以言文也。是爲序。

七月一日之晨，自京首途東行，內子依依惜別，相對默無一語。葛拾頭，見學生九十六人已魚貫進站，以五色國旗前導。我愛吾之國，並愛吾之五色國旗，望見不惟肅然起敬，中心抑且有莫名之欣慰。所以欣慰者何？此可敬可愛之國旗，爲國民黨踐踏于地下者十年于茲，今得重見天日，能不爲之歡欣鼓舞耶。

日本之行，今已是第三次矣。猶憶去歲初夏，自東京歸來，道出瀋陽，于時三浦敏事少將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招飲于十間房，席間以遊日之感想爲詢。余寫『國無廢人，人無廢時，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人盡其材，貨暢其流，國富兵強，民康政阜』數語示之。近聞三浦

少將在前綫受傷，願祝其早日無恙，並深以良會難再，不勝寄其感唏也。

七月三日寫於開釜連絡船中

二

七月四日之晨，行抵下關，舍舟登陸，步入日本國境。卽在下關車站，遇見初次出征軍人。此皆民間壯丁，由政府徵調而服兵役者，以其尚未入營，故仍穿着便服。出征者二三人而已，送行者達百數十人之衆。觀其歡送之盛，儀節之隆，于惜別之中，寓期勉之意，使身受者不知將如何淬勵奮發以報也。旣而一曲驪歌，三呼萬歲，而車蠕蠕動

矣。彼二三子從此去家爲國，舍生赴義，有此種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至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之精神，此日本之所以每戰必勝，每攻必克歟。

火車一路向名古屋進發，兩旁所經村落，間有高懸日本國旗而迎風展舞者，此皆『出征軍人之家』。有在家前用布旗寫『祝某某出征』或『祝某某入營』，亦有在門上釘一木牌，寫『出征軍人某某』。意者，軍人爲國出征，生爲國家之干城，死爲護國之英靈，門楣增光，鄉里起敬，非即此之謂歟。

七月四日寫於下關至名古屋車中

我以謂日本軍人均有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至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之精神，故日本雖亦有敵國外寇，而終不能爲其患，未嘗以寸土尺地讓人。元興北漢，取金滅宋，長驅西征，囊括歐亞，復以席捲天下之勢，初則遣使日本，日本不臣，繼則兩次東征，敗績而歸。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賴襄作『日本政紀之論』云：『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之却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不知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

其來耳。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我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處元防元，不惟濟當時，皆可爲後世法，使後世萬一有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宋爲戒，而以時宗爲法』。可謂得史筆之正。其後閱六百年，日之一戰勝俄，使白人不敢稱霸于東亞，不惟爲我黃種民族揚眉吐氣而已，實含有『保全東亞』之意義。使『東亞爲東亞人之東亞』者，不可謂非日本之力，亦即是北條時宗精神之發揚與光大耳。

七月五日寫于名古屋シナ忠旅館

四

七月四日午夜，行抵名古屋，去歲舉行汎太平洋和平博覽會時，曾一至其地。其地有中村公園，爲豐臣秀吉誕生之所，有銅像聳立，並樹一碑，題曰『豐公誕生之地』。豐臣秀吉果爲何如人歟？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乃日本之拿破崙也。是則烏可以不書。

豐臣秀吉生于一五三六年，卒于一五九八年，以一介布衣，位至太閤，內則駕御羣雄，羣雄均降心爲其所用，外則征討三韓，爲日本武人立功海外之始。當其天正五年，任西征大將，織田信長語之曰：『功成則舉中國（日本畿內之地）予汝』。秀吉拜而對曰：『定中國，在臣度內耳。中國定，臣則請直進，乘勢而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

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于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其抱負之大，氣魄之壯，誠非常人所可及；而其駕御羣雄之術，亦有大過人處，此豐臣秀吉之所以功成名遂，千古不朽也。賴山陽論豐臣秀吉之言曰：『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御羣雄，以爲恃此二者：與土地金帛不吝，授高爵顯位不惜。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概希世之雄也。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

以畏服之。天下之羣雄，咸喜畏服于我，我之于天下，復何爲不爲，何欲不致。是太閣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與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閣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七月五日寫於名古屋シナ忠旅館

五

關（郵寄途中遺失）

六

將至東京之時，便在車中先望見富士山，山頂積雪成冰，終年皆白，日本之長白山也。故石川重之富士山詩有句云：『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倒懸東海天』，形容逼真，洵不愧爲傳世之名句。又安積信『富士山』詩云：『秦皇採藥竟難逢，東海仙山是此峰；萬古天風吹不斷，青空一朵玉芙蓉』。又柴野邦彥詠富士山詩云：『誰將東海水，灌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獨立原無競，自爲衆嶽宗』。讀此二人之詩者，雖未見富士山，亦足以當臥遊矣。

七月六日寫於名古屋至東京車中

七

七月六日傍晚到東京，寄寓軍人會館宿舍。七日晨起，由國分大佐率領全體學生，先至二重橋前遙拜 皇居，繼參謁明治神宮與靖國神社。『日本帝國，永遠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此爲日本國體之大本。自神武天皇建國，爾來二千五百九十有八年，皇統綿延，萬世一系，寶祚之隆，舉世無雙。君與國爲一體，君與民爲一家。賴襄曰：『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焉。當草昧之世，能一舉而定海內，以開千萬年之業，自非天錫智勇，首出群倫，焉能如此。蓋曰神武，允矣。』神武天皇即位建都之詔有云：『建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我嘗爲之解曰：掩八紘而爲宇者，即是合天下爲一家也；八紘一

宇之精神，即是以天下爲一家之精神也。

日本之國家，由所謂家族制度擴充發展而成，天皇即是家長，代表國家。皇運即國運，皇軍即國軍。其君臣上下，一心同體，君之保民，如保赤子；而民之愛君，如愛父母。今上昭和天皇陛下卽位之詔曰：『皇祖皇宗，建國臨民，以國爲家，視民如子。列聖相承，以仁恕之化治下，兆民相率，以敬忠之俗奉上。上下感孚，君民一體。此我國體之精華，當與天地並存而不朽』。

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著『日本精神讀本』有云：『日本古代：天神經營國土，養育人民，教之化之，人民奉天神爲君父。上古之臣民，由氏族而成一綜合的大家族，以天神爲大家長。至建國後，其狀態

亦一仍其舊。近者，時人常以義乃君臣，情兼父子爲言，其語蓋出于雄略天皇之遺詔。可知君民一家，乃日本國體之基礎。』故日本國民之忠君愛國，完全是倫理的行爲，道德的行爲。其崇拜天皇，實爲一種倫理精神或道德精神之流露，雖有宗教的情緒，固不得謂之爲宗教的信仰也。

明治神宮，四周樹木森森，風景清幽。當明治天皇大漸之日，東京士女相率至二重橋前跪拜不去，祈禱天佑其年。非『愛之如父母』者，曷克有此精神？今則『敬之爲神明』矣。

靖國神社，供祀明治維新勤王志士及其後陣亡將士之英靈。此輩陣亡將士，皆生爲國家之干城，不惜遠適異域，捐軀疆場，絕命之際

，猶呼『天皇陛下萬歲』；及其死後，神魂不散，永遠爲護國之英靈，其入祀靖國神社，世世代代受國人之崇拜，固亦其宜矣。

日本有神武天皇之精神，卽『八紘一宇』之精神；有傳國神器之鏡劍璽，以示其仁信明武；有萬世一系之天皇，及其『以國爲家，視民如子』之仁恕之化；其百姓有敬神崇祖忠君愛國之美德，皆愛其君如父母，敬其君如神明；過去有勤王之志士，今日有『生爲國家之干城，死爲護國之英靈』之將士——此日本之所以爲日本也。

七月七日寫于東京九段軍人會館

七月八日，參觀日本士官學校。軍人之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簡單與整齊而已。必也，簡單之中，寓有完全之意義，整齊之中，含有劃一之精神，然後庶幾其可。日本士官學校預科生徒之生活，乃于簡單之中求其完全，于整齊之中求其劃一，其難能而可貴者在此。

我觀其劈劍與刺槍之操演，不覺重有感焉。此即日本馳名于世之『劍道』。上士官用竹劍，下士官用木槍。不惟可以鍛鍊身體，堅強筋肉，將來且可用之于肉搏戰，而其最重要之價值，則在『攻擊精神』之訓練是已。夫軍人之所尚者有五德：曰智，曰仁，曰信，曰勇，曰嚴。其劍道之操演，即是勇之訓練，亦即是攻擊精神之訓練。充其極，可養成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戰士，抱大無畏之態度以臨敵，宜乎其出

陣而戰，無堅不摧，無攻不克也。

七月八日寫于東京軍人會館宿舍

九

七月九日，由東京去橫須賀，至則參觀其軍港，並登其『山城』軍艦。其海軍力之偉大，有足觀者。畢復參觀廢艦『三笠』。三笠爲日俄海戰時日本之旗艦，東鄉元帥在艦上發號施令，盡力苦戰，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即于黃海一役，全軍覆沒。至今彼邦人士猶嘖嘖稱頌東鄉之功不置，譽之曰『聖將』。陸軍之乃木與海軍之東鄉，爲日本海陸軍人中之雙壁，均功在國家，而名傳千古。大凡人之成功立業如東鄉

其人者，其不朽也宜矣。而我於日人之崇拜西鄉隆盛，至譽之爲『軍神』，則不覺有動于中。蓋其不以成敗論人，大有『武士道』之風也。當西鄉致仕家居之日，壯士之景從者多憤憤不平，遂揭竿起義，以西鄉爲其首，有躬率三軍以清君側之概。卒之與官軍以兵戎相見。無奈何寡不敵衆，屢戰屢敗，西鄉力戰而死，其軍瓦解。在當時，西鄉隆盛未嘗非亂臣賊子也。然而西鄉之人格，西鄉之精神，乃至西鄉身前之功業，昭昭在人耳目，不以其身之死，不以其起義失敗而死，即湮沒而不彰，或將其一筆抹殺，故爲曲筆，而使其飲恨于地下。一時之成敗，不能定終身之毀譽；一時之榮辱，不能定千秋之是非。當年之亂臣賊子，焉知非後世代代人崇拜之『軍神』乎哉。我於日人之

不以成敗論人，深願於此表而出之。

七月九日寫於橫須賀附近之橫濱

十

昨自橫須賀歸抵橫濱，一宿無事。翌晨，乘車至小機，參觀橫濱市立城鄉青年學校。其女生演習『茶道』，于動作之中，猶不失其幽嫺貞靜之態。其男生演習『劍道』與『柔道』；其童生演習『相撲』；女生亦有演習『弓道』者，皆處處表示其尙武精神。校中有『力卽德』之匾額。或謂日本以武立國，我則以爲不如謂之爲以武士道立國。

武士道者何？敬神崇祖，忠君愛國，武勇強毅，克己敦禮，信義

質直，殺身成仁之謂也。其終也，身心合一，超越死生，入于無我之境。義之所在，犧牲一己以赴，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辭。其爲人，其行事，爲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孟子嘗言，此之謂大丈夫。故武士道，即是『大丈夫』之道也。抑且爲武士者，莫不敬神崇祖，忠君愛國，武士道者，亦即是爲臣子之道與國士之道也。

武士道以爲肉身不足惜，最重視心之力，以謂精誠所至，可以征服一切。大高源吾嘗作武士道之格言曰：『桑之弓，可以洞岩』。又最重信義，一諾千金。荒本又右衛門云：『武士無二言』。春野之語云：『男子之言，重于金鐵』。斯二語，皆爲武士道之格言。故武士

道者，心之力之道也，精神之力之道也，亦即是男子之道也。

在日本，凡爲男子，凡爲軍人，必有武士道之精神。我謂日本以武士道立國，正以此耳。

七月十日參觀小機城鄉青年學校既畢，即登車返至東京。兩日跋涉，略感勞頓，遂就熱水一浴，洗塵潔身，心之暢快，亦不可名狀。日人多有潔癖，有浴癖，浴必以熱水。無論出外或家居，以一日二浴爲常課。西人見其浴罷出水，以『紅如龍蝦』喻之，用爲笑談。蓋言其水之溫度之極高，而日人居然能躍身入內，于是其皮膚感熱而發紅，因有『紅如龍蝦』之喻。日人之習慣，每在一度熱水浴之後，塵勞盡消，精力飽滿，不惟潔身，抑且潔心。我今試之，其效果然。

後晨將去京都，明日不欲屬稿，盛署執筆，苦悶殊甚，一日之消閒，可以換得不少清福也。

七月十日寫於東京軍人會館宿舍

十二

七月十二日到京都，正值舉行防空演習，實施燈火管制，全市頓成黑暗世界，不見一物；但聞警報之聲，飛機之聲，高射砲之聲，儼若戰時，果有敵機來襲者然。此雖係一種假想，一種演習，而當其事者，視爲真有其事，絕不苟且了事，絕不敷衍塞責。此種『以實心辦實事』之精神，大足爲吾人效法，簡言之，事事認真而已。此蓋日本人之「

種特性，不惟行事如此，讀書亦何嘗不然，一字一句，必求得其解而後已。而吾人適得其反，自陶淵明以降，讀書每每不求甚解，行事亦不甚求其貫徹始終。智愚之分，強弱之判，固不待言而知之矣。

七月十二日寫於京都滿鄰家族館

十二

七月十三日，自京都乘車到宇治山田，參拜伊勢神宮。宇治與山田均有神都之稱；神宮有內宮與外宮之別。外宮祀豐受大神，一名保食神。豐受大神發明五穀耕作之法以及養蠶織造之術，開國民生業之基，掌人之衣食之神。內宮祀天照皇大神，爲日本皇室之祖神，一稱日神。

。日本書記云：『天照皇大神勅皇孫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又云：『天照皇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以同床共殿，以爲齋鏡』。內宮即爲八咫寶鏡奉安之地。考日本之傳國神器有三：曰鏡，曰劍，曰璽。賴麁之言曰：『夫鏡者明也，劍者武也，而玉璽者信也，仁信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或曰：天照皇大神者，即是太陽之名及其精神之謂也。撥雲霧而見青天，陽光普照大地，非即日神而何（見昭和十二年板荒深道齊著『祖宗遺訓』頁三十八）。

日本爲「神之國」，自天神開國，歷代天皇均爲神之子孫，神乃

大和民族之祖先。敬神崇祖，世代相沿。此番東行，猶見有『敬神崇祖』之標語。凡參拜神宮者，先沐浴以潔身，復去慮以淨心，及門，再以淨水洗手滌口，然後虔誠虔敬，鞠躬盡意。日人有跪伏，拍掌作聲，口喃喃作詞者，惜我不解其意，而其虔誠虔敬，作禱告之心，則可得而知之。日本爲神之國，日本民族爲神之民族，易詞言之，即是有信仰心之民族。凡是有信仰心之民族，其力多不可侮，一人之勇，往往可以匹敵三軍，蓋其心中以謂一切均有神佑，故可勇往直前，之死靡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宜乎其不可侮也矣。

七月十三日寫於山田宇仁館食堂

十三

七月十三日參拜伊勢神宮既畢，仍自宇治山田乘車返抵京都，相距約二時半程。京都在日本，有美術都市，古典都市，與歷史都市之稱。其美術工藝，爲全國之冠，尤以扇與漆器爲最著名。摺扇發明于高麗，在我國則杭扇銷行于南北，而皆不逮京都之扇遠甚。漆器製作之精，亦勝于我之福建，畫漆之外，有用螺鈿鑲嵌者，亦有雕漆之製。惟其雕漆之術，學自我之蘇州北京，多不能層次相因，此則我善於彼耳。

京都之地，山明水秀，風光都麗，大足流連，自桓武天皇奠都于此，以迄明治天皇之東遷，其間千有餘年，爲日本政治與文化之中心

。此所以有歷史都市之稱也。或謂日本之美，日本之真，日本之史蹟，非身臨京都之地，不克領略。我亦云然。

七月十三日寫於京都滿齋屋

十四

七月十四日，至京都桃山御陵參拜，桃山陵爲明治天皇及其昭憲皇后奉安之地。明治天皇一生，艱難締造，盡瘁經營，自德川氏奉還大政，以迄日俄之役，時在朝乾夕惕之中。日本之進爲現代的國家，乃至一躍而爲世界的列強之一，皆明治天皇手成之。日本之有今日，實拜明治天皇之賜。全國人士之于明治天皇，莫不肅然敬，穆然拜，

一出于至誠，至今猶追愛之若慈父，參拜桃山御陵者時絡繹于道。觀于日本人士之崇拜與敬慕明治天皇，如此之親，如此之誠，可知其『一君萬民』與『一國一家』之精神，固無時無地不流露於外也。

七月十四日寫於京都滿壽屋

十五

七月十五日有嵐山之遊。日本山水之勝在京都；京都山水之勝在嵐山。大堰川之清流在山之麓。山色水光，相映成趣。去歲暮春之一夕，曾棹舟大堰川之三峽，逆流而上，順流而下，直栩栩而欲仙，髣髴不知人間世尚有憂患事。嵐山之勝，有春之櫻，夏之綠，秋之紅葉，冬

之雪，四時之朝夕，或登山，或放舟，或散步山麓之渡月橋，均能領會山川之勝。夏日至此，樹木蔥鬱，清風徐來，水波不揚，涼意入膚；暑氣盡消，有不心醉神怡者幾希矣。

七月十五日寫於京都嵐山下

十六

七月十六日晨，自京都來大阪，歷時四十分鐘。日人稱大阪爲『水之都』與『煙之都』。水之都者，言其有大小河川六十餘，長四十餘英里，四通八達，舟行與陸行無異，橋梁有一千四百餘座。我則名之曰『日本之威尼斯』。

煙之都者，言其爲工業都市也。工廠林立，煙宙中之煙繚繞全市，故名。我則以爲不如名之曰『東方之孟却斯特』，因其紡織工業之盛，在東方實首屈一指耳。

大阪爲日本工商業之中心地，工業都市之名，尙不如經濟都市之恰切。我於觀光政治都市之東京與歷史都市之京都之後，而來至經濟都市之大阪，覺其于都市的共同性之中，而各有其特殊之點，此則深足耐人尋味者也。

七月十六日寫於大阪大野屋

日本城堡之建築，有日本特殊之風格，不惟爲軍事之要塞，抑且富有建築美。吾人徘徊于其城中，觀其似塔非塔似屋非屋之城樓，平時爲將軍寢居之所，一旦有事，亦足以資防守。大阪城之建築，開三年始成。城牆砌以巨石，不如吾國之用磚壘，石城之堅固，當然勝于磚城也。其城微微傾斜，取其難攻易守，不易崩裂。石之巨者有數人丈。圍城有河，攻者雖勇，不能飛渡。城門爲巨木製，其堅牢非尋常所能想像。大阪城成於豐臣秀吉，爲豐臣秀吉所居。豐臣秀吉世稱豐臣太閤。豐臣繼織田信長之後，統御群雄，原可有將軍之望，因其起自布衣，不能被將軍之名，遂爲其別立名目，而命之爲太閤。太閤之尊，與將軍等，天皇以下，一人而已。豐臣以布衣而位至將相，在當時日

本不易多觀，豐臣亦人傑矣哉。

七月十七日寫於大阪大野屋

十八

大阪有天王寺，天王寺置有『聖德皇太子頌德鐘』，上鐫『明治三十五年九月彰仁親王書』。鐘之大，無與倫比，全長一丈六尺，周圍五丈四尺，口徑一丈六尺，厚一尺六寸，重四萬二千貫，不僅爲日本最大之鐘，恐亦爲世界最大之鐘也。其後有寶物館，前有天王寺殿，殿前有池，養鳥龜不計其數。我於此，深深感覺佛力之宏偉，日本人之精神修養，得力于佛法者至深且鉅。佛法至吾國，多流于清淨無爲，其

在日本，則反由無爲而至於有爲與大無畏，以犧牲自我之佛家精神，捨身于君國，而遂其忠君愛國之願，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憶六百年前，日蓮上人有語云：『一切大事之中，國家之興亡，乃第一件大事也』。日本每次對外作戰，均有所謂『從軍僧』，隨出征軍隊之後，爲陣亡之將士祈禱冥福。日本之僧侶，乃忠君愛國之僧侶，非清淨無爲之僧侶也。日本之國民，多能以佛家去小我求大乘之精神，獻身君國。取長去短，其日本人之謂歟。

七月十八日寫於大阪大野屋

七月十九日，參觀鐘淵紡績會社淀川支店，見其工廠設備之完全，與其加工出品之精美，未免嘆觀止矣。大阪之爲『東方的孟却斯特』，觀此而益信其非誣。鐘紡董事平賀恒次郎云：『日本紡織品之輸出，普及世界各國，僅蘇聯一國爲例外而已。其近年貿易額之鉅，已駕乎英國而上之。英國向以紡織業稱霸於世，今不圖由日本執紡織業之牛耳』。其所言者皆屬實情。我以謂日本之一切一切，均向『世界第一』之目標勇往邁進，固不僅紡織業爲然也。此種企求『世界第一』之精神，實爲日本所以致富強之由，故能以蕞爾島國，一躍而躋于世界五大列強之一。日本，其遠東之不列顛歟。

平賀恒次郎又云：『大阪港貿易金額，輸出超過輸入約一千八百

萬金元，但就噸數論，則輸入反多于輸出，輸入超過輸出約四百五十噸。可見輸入大阪者多屬原料品，量雖多而價賤；大阪輸出者，多爲製造品，量雖少而值多。此大阪之所以爲工業都市，由其輸出入之量的價值的數字比較，便可知其能名符其實也。

七月十九日寫於大阪大野屋

二十

日本爲『花之國』，『櫻花之國』；又爲『水之國』，『溫泉之國』。櫻花盛開之日，千紅萬紫，群芳爭豔，宛若萬花世界，點綴春光，極盡妍媚，人之優遊於其下者，如醉如狂。草場廉『櫻花詩』云：

『西土牡丹徒自誇，

『不知東海有名葩；

『徐生當年求仙處，

『看做祥雲是此花。』

亦可謂善于形容者矣。日人詩中，多有以櫻花爲題之作，我所見者，有『滿身花影夢南朝』及『落花深處說南朝』之句，皆言其身任在櫻花中也。至其溫泉之多且勝，試一翻閱『日本溫泉案内』之書，便覺其洋洋大觀，難以筆述矣。

七月二十日寫於大阪大野屋

二十一

二十一日，因筑前丸船期延誤，改作奈良之遊。奈良舊名寧樂之都，日本古代文化之中心地。自工業都市煙霧瀾漫之大阪，忽而到此閑靜幽雅之所，離却俗塵，如別入一天地，心身俱覺寧貼矣。試在奈良鸞池中蕩舟；在東大寺大佛殿禮拜毘盧舍那佛；在若草山席地舉行辟克尼克；于參拜春日神社之後，觀其建築，復觀其白衣紅裙之古裝侍神之女，皆十七八之未嫁者，髮下挽而不辮，頭戴花而無髻，載笑載言，姍姍其來；更散步于奈良公園，與鹿爲嬉，雄者有角，雌者獨無，鹿皆馴良，不觸其角者絕不畏避，手持餅，則彼群來迎食，不給則尾隨吾人之後，有時出吾人之不意而攫食之；公園內外皆有賣餅者，此

餅專飼鹿者也。我遊奈良，我愛奈良，此行不能竟奈良之遊，斯以爲憾耳。

七月二十一日寫於奈良

二十二

七月二十二日，自大阪就歸國之途，車經神戶，換登近海郵路會社之『筑前丸』。此一日中，航行瀨戶內海，大小島嶼，不下千餘，隨時映入眼簾，于是飽覽山色水光，興之所至，竟爾忘倦。瀨戶內海是日本之地中海，有世界之海的公園之稱。碧海青天，已足引人入勝；加以島嶼星羅棋布，遠眺綠林，欣賞山林之美，近望岸邊房屋，鱗次櫛

比，亦可領略城市之氣。步行船中甲板之上，風平浪靜，海不揚塵，左右來往，顧盼自如，真不啻海上神仙也。苦無眷屬相隨，于此勝景之中，更切思家之念。家乎，家乎，甜蜜之家乎！我願早日歸去來兮，與妻兒相嬉于中庭，屈指計之，亦不過三數日之遙耳。

七月二十二日寫於瀨戶內海船上

二十三

七月二十三日，筑前丸行至門司，泊于下關門司之間，由小艇搬運煤水至船。門司，未嘗登陸，無可述者。下關則爲舊遊之地，今日過此，猶不勝其戀戀。其地有春帆樓，往年甲午之役，李鴻章居此樓與日

本議訂和約。其後十年，有日俄之戰，名將乃木希典得以立功海外，戰強俄而敗之，下關卽乃木降生之地也。日本陸軍之乃木與海軍之東鄉，皆生爲名將，死而爲神。乃木于明治天皇之薨，哀痛特深，在其葬儀舉行之第一日，即九月十三日，竟切腹自殺以殉。嗚呼，如乃木大將其人者，誠忠而且烈矣！今在京都桃山明治御陵之下，建有乃木神社；下關則就乃木幼年所居之所，並其手植之樹，皆一一保存，其父母訓導乃木之情景，與乃木在家中之操作，均造有逼真之人形，髣髴當年。我觀其室之陋，家之貧，乃木希典，一常人家之子耳。而若干年後，一躍爲三軍之將，叱咤風雲，以少擊衆，以弱敵強，帝俄之師，終於敗績而去。所謂國家之干城，乃木可以當之無愧矣。及其終

也，以一命殉君，心目中但知有君國，不知有身家，乃木不惟爲名將與人傑，抑且死而爲神，爲護國之英靈矣。今在下關乃木故宅附近亦建有乃木神社，其國人與鄉人之參拜者往往絡繹不絕，我去歲亦曾謁其下關神社與其故宅，今日憶及，泚筆書之。要知將相本無種，惟在人之自爲耳。

七月二十三日寫於關門之間船上海

二十四

昨日自門司啓碇，出日本瀨戶內海。從此愈行去日本愈遠，一路歸來故國，則愈行愈近。別矣，日本！行再相見！美哉中國，不忍遠離！

言日本之詩，莫妙于明洪武二十年，喀哩麻哈之『答大明高皇帝問日本風俗』，此詩見龍威秘書中之『譯史紀餘』，又見『堅瓠集』。喀哩麻哈何人，無考。詩云：

『國比中原國；

『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君臣。

『銀甕芻新酒；

『金刀膾錦鱗。

『年年二三月，

『桃李一般春。』

我之『東遊雜感』，至此擱筆，斷簡零篇，無非寫我隨時隨地之印象與感想而已。僅可當作照片看，此一紙與彼一紙，並不連貫。不能以其是照片而非電影，不能以其不如電影片之銜接，不能以其內容不如電影片攝製之完全，而責我也。此行歷時二十四天，每日攝一影，亦僅有二十四紙，故或攝入鏡頭，或不攝入，自不能概其全，其爲斷簡零篇必矣。而且道中匆匆，倉卒著筆，容多未當，詞藻不暇修飾。其餘稍有系統之作，別爲『東遊餘錄』續之，如假我以時日，可陸續與本報讀者相見

。此行與新民學院學生隊長國分習也大佐，教授三枝茂智博士朝夕相處，獲益匪淺，謹在此表示謝意。

七月二十四日寫於筑前丸中

82
259044

BC

36

2